

春天四章

□ 陈科

雪花

一场风雪,让春天的大地,再次布满丝丝寒意。

虽说乍暖还寒,可在我的眼里,这似乎并不是一场寒雪,更像是春天里的花,一种美丽的花,纯洁的花。它们纷纷下落后,便将自己的整个身驱紧贴在窗户上,仍由温度驱使,慢慢失去自己原来的形态;还有的挂在枝头,形成薄薄的花束,随春风不停地摇曳……

有时候觉得,这分明是一束束绽放的花,分明是一束束诱人的诗句啊!难道不是吗,北方此时野草未绿,百花未开,就连那些光秃秃的树枝,也不见有一片绿叶。但迎春的雪花已立在了季节的额头,露出唯美的笑容。你看它那急切的样子,是不是在冬天的深处沉默太久,早已按捺不住自己的欲望,跃跃欲试,蠢蠢欲动,誓要释放沉睡已久的热情啊!

作为春天里的雪,它是以先驱者的脚步,已不知不觉走在了季节的前头。

如今我的思绪,我的笔,还有什么理由,一直如此懒惰,一直如此停顿了呢,一年之计在于春,我觉得是时候该觉醒了。

燕子

再次见到它们,我已分不清,是否还是去年的它们。其实这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它们飞过千山万水,衔着对春的期待归来,让整个春天的画面,更加灵动有趣。

只要你仔细观察,就会发现,它们的翅膀每扇动一下,春色也

会被修剪一下,不知不觉间,城市已被裁剪出春天的模样。

只是如今山村的风景,已不用剪裁了。因为那些破旧的土屋,早已在岁月里烟消云散。在土屋的旧址上,我的祖辈们曾生活的地方,早已经建起了现代的两层小楼。每一户都整整齐齐,井然有序。每当务工归来,站在自家阳台上,会生出满足的感觉。

有时候,我望着空中的燕子,多想说一句,你们落下来吧,让我静静地聆听你们呢喃细语,让我感受你们的梦想与期待。

杏花

走在山间,发现杏花已然盛开。仰头看去,一半开在眼前,一半又开在云里。一簇簇,一团团,摇曳成赏心悦目的风景。

美丽的杏花,因为热爱春天而竞相开放。

每逢这个时候,我会想起老家院子里的那些杏花,它们总是在这个季节如约而至,让古老的宅院充满生机。

这些杏树是我曾祖母亲手栽种的。她在世的时候,时常对我讲,杏花耐寒,是因为其血脉里有一股超强的适应能力。长大后得知,不识字的曾祖母能从一颗杏树上悟出一番道理,她是多么地睿智。

也是一个杏花盛开的季节,那时我很想学爬树,由于臂力不够,终究以失败告终。曾祖母便告诉我,要想爬到大树的顶端,可能要等到她的头发全部变成雪的颜色。我很天真地就相信了。朝思暮盼,盼望曾祖母有朝一日鬓

发银白,发际染霜。

后来,那个日子果真到来了,我也爬上了大树的顶端,遗憾的是曾祖母却离我而去了。那个春天,满天飞舞的杏花,纷纷飘散,那个花期在寒冷的风雨中凄美地落下了帷幕。

春风

春天的风是调皮的,如幼时的我。那时,我曾站在村庄的田野上,亲眼目睹了风的形态和风的声音。

春天里的风,由于没有繁盛的树叶遮挡,总是长驱直入闯进村庄。它们总喜欢与纸片、石子纠缠,每时每刻都不停歇。

春天里,我追赶过风。在院子里,在小路上,在田野上。追倦了时,我便走了神。望着天空的白云出神,想为什么云有诸多变化,它会变马、变羊群、变山脉。是的,风的变幻多姿,让我很是着迷。

我曾远远地看着风卷起石子、树枝、油布,向空旷的大地跑去。我觉得,风好像也有规律,它见人多,劲就越大,跑得也越快。从田间到地头,带起沙土,不顾一切。记得那时,我曾与一群顽童们,天真地想要把风围住,可经过几次较量,风便从我们的衣服、身体旁边穿了出去,一直远走,走过很多年。

后来,风吹过我的童年,我的少年,直至现在,是风让我认识了,这世间的一切形态。同样,风也吹过了我的一个又一个春天。我觉得,风或许也将要吹过我的一生。

弹弓小记

□ 宇挺

寻一根人字树叉,拾一块碗片儿刮得溜光,缠几匝红丝绿线,童年的梦便实现了一半。接下来就是时刻盼望父亲的平车内胎爆响,就可以做好梦寐以求的一副完整弹弓。然而这样的机会一直没能实现。

童年的勇气和胆量是无畏的,尽管父亲将我的屁股打得青紫,手中两条剪自父亲平板车内胎上的皮筋还紧握不放。泪蛋儿还在眼眶打转,心里却欢喜得很,感觉这顿打挨得值。

从此,这柄弹弓便日夜随身。山里鸟多,我常找借口逃课跑到山林里玩耍,弹丸儿纷飞,却未见有一根羽毛落下。悻悻然回家来,就见老师端坐土炕边,脾性火爆的父亲站在一旁,知道逃学的事情穿帮了,便不由得双手护住屁股,内心非常沮丧。

这次,我躲过了父亲的责打,却失去了那柄心爱的弹弓。第二天,老师把我领进宿舍,将那柄弹弓取出,端详良久,问我昨夜挨打没有,他说逃课是不对的,何况是独自一人进山,还耽误功课。我当时未听进一句,只是盯紧桌上那柄弹弓,心里盘算着如何拿回我心爱之物。

我忽然抓起弹弓准备逃走,没想到老师早有防备,挡住去路,他目光中透出少有的严厉。我怯怯地申辩:“这是我的!”老师沉默片刻,心平气和地问:“你打得准吗?”我吃惊地抬头,先是摇头后又点头。老师说:“咱们打个赌,三次为限,如果你能打准门外的小树,弹弓归你,要打不准……”没等老师说完,我就抢过话头:“我打!”

门外的小树很细。我选定一粒石子,憋着气,闭只眼,瞄了又瞄,“嗖”地一声,石子飞出,小树纹丝未动。这时老师说:“你可以到门外去打。”我走出门来,抹一把清水鼻涕,紧一紧裤腰带,缓缓抬手,瞄了再瞄,谁知还是没有打中。老师笑笑说:“这是最后一次了。”我看不出这笑里是鼓励还是得意。看着不远处的树,这次我装好石子,照着小树树冠打了过去,有两片树叶被打落。“你输了!”老师走过来,把弹弓再次没收。我却不知哪里来的勇气,仰起头,眼里有泪珠在打滚,嘴里倔强地回应:“我没输!”老师愣了一下,还是拿着弹弓走了,脚步似乎还有些吃力。

也就从那天起,我发现老师讲课的时候声音不像之前那么高亢洪亮,步履也不如从前那么轻快有力;右手在黑板上写字时,左手会不自禁地按着小腹,额头便有细的汗珠渗出,而且面容一天比一天憔悴。可能是因为弹弓的事,老师对我格外“关照”,一进教室,先要看我在不在座位上,再检查我的作业。课间提问我的次数也多了,每每回答完毕,老师看我的眼神里有父爱的深沉、有母爱的慈祥……

有一天,老师突然被扶上父亲破旧的马车,微笑着将我拉到跟前。他一手摸着我的头,一手伸进衣袋摸出一柄精致的弹弓,问我:“中意不?”我欣喜地点着头。老师把弹弓放在我手里说:“不要太贪玩,学文化是正事。老师要走了,等我回来,我要检查你完成的作业。”我喜极而泣,边抹眼泪边向老师发誓:“我一定认真完成作业!”

老师欣慰地把我搂进怀里,嘴里低语着:“你这娃,聪明着哩。那次打赌,你没输,我也没赢。”靠在老师怀里,温暖又安全。我对老师说:“没打准树杆是我输了,我打到树顶的树叶是我赢了。”老师点点头,却说了这么一句话:“我在教育着学生,学生也在教育着老师啊!”

马车沿着山外的小路慢慢地远去,我的心中陡然生出一种淡淡愁绪和不祥。在以后的几天里,我每天要到路口张望,却没有见到老师回来。问父亲,父亲只是说,记着老师的话就是了。

老师自那次走后,就再也没有回来。那柄弹弓我一直装在书包里,一次也没有使用过。他留下的话语像一粒种子,在我心里生了根、发了芽。提醒着我我要永远保持一颗谦逊好学的心,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反思与进步。

春

□ 黄建军

春天来了,雨细细的、柔柔的,轻轻划过鼻尖、划过脸颊,无声无息地润湿了大地。

春雨滑落的地方,刚刚睡醒的草儿,来不及褪去冬装,一边揉着惺忪的眼睛,一边就急不可待地换上了嫩绿的新装。一棵、两棵、三棵,一片、两片、三片,那浅浅的绿色,从最初的星星点点迅速蔓延到到处都是……

或许是被小草的急切所感染,河边、田间、山野上的桃花也竞相绽放起来。一枝枝,一丛丛,一簇簇,粉红的花瓣娇嫩,一枝独秀,迎着春风在枝头摇曳,用炫目的盛装迎接春的到来。

柳树也不甘寂寞,垂下的枝头,开始慢慢透绿,这绿最先是来自小小的芽孢,一点一点地从芽孢挤出,由浅绿变成嫩绿,逐渐扩散,挤满枝条,直到占满整个枝头。

在春姑娘的召唤下,槐树、杨树、榆树……开始竞相争绿;杏花、梨花、玉兰花、连翘花各种花儿争相绽放,绿的晶莹,红的鲜艳,黄的璀璨,白的纯洁,粉的诱人,北方的春天一改冬日的暗淡,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起来。

小动物也热闹起来了。“嗡嗡嗡”小蜜蜂又开始没早没晚地喧闹了,花丛间各色的蝴蝶轻盈飞舞,河水里小蝌蚪追逐嬉戏,就连

小蚂蚁也爬出洞穴,在阳光下踱步、觅食,喜鹊、麻雀、燕子,鸟儿的叫声也欢快起来,春天开始沸腾了……

蛰伏了一冬的人们,也禁不住春的诱惑,三三两两,换上轻装,走出家门去踏青、郊游。桃花林里,花香醉人,人面桃花争相斗艳;小溪边上,停步驻足,人影倒映相映成趣;乡间古镇,游人如织,车马喧闹川流不息;山野田间,怡情悦性,欢声笑语山鸣谷应;广场上、公园里,到处是放风筝、滑旱冰、追逐嬉戏的孩子们……

春天,是开始的季节,孕育了希望,让人充满了遐想和期待……